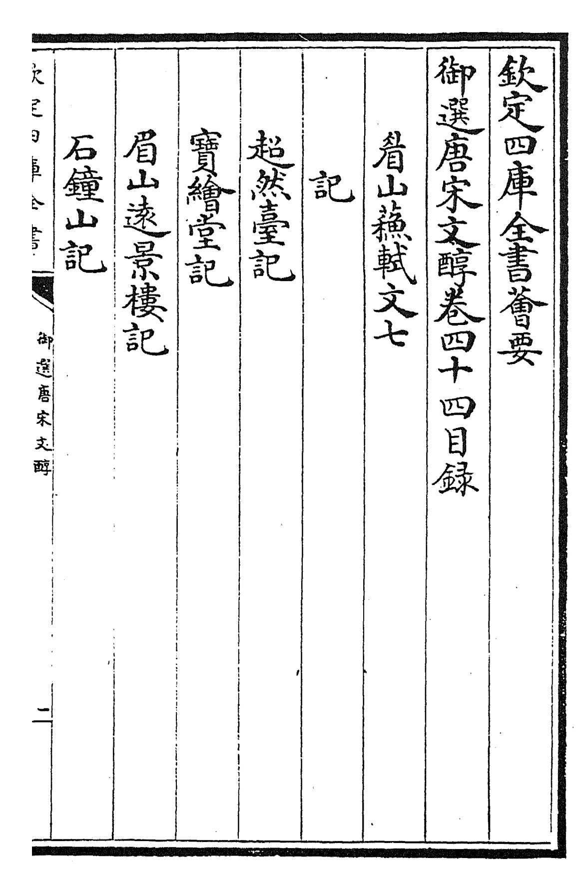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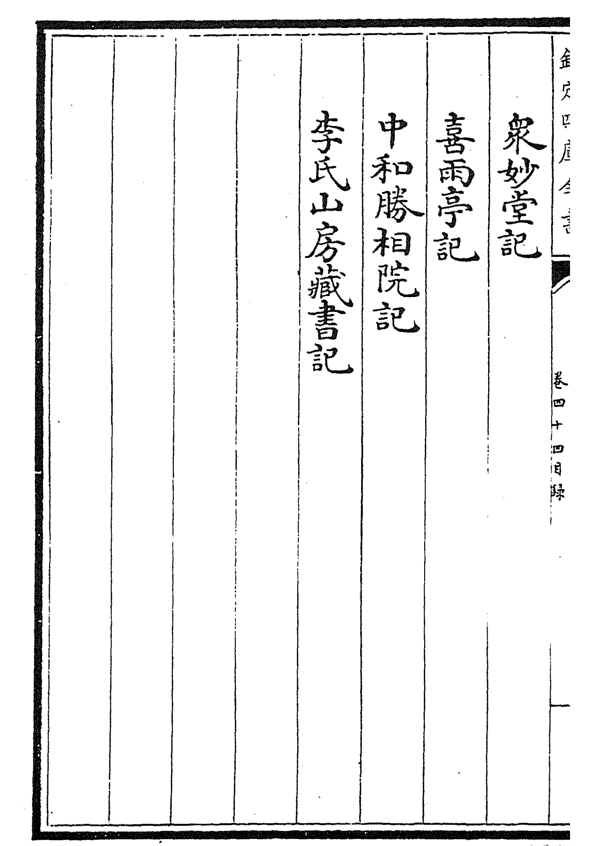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目錄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

眉山蘇軾文七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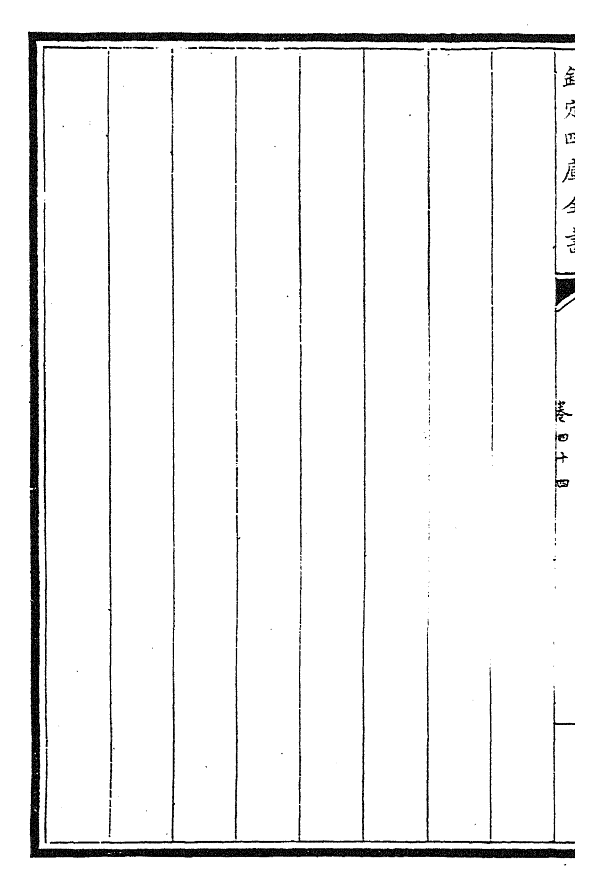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歳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髪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餘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黄道周曰此篇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

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

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塜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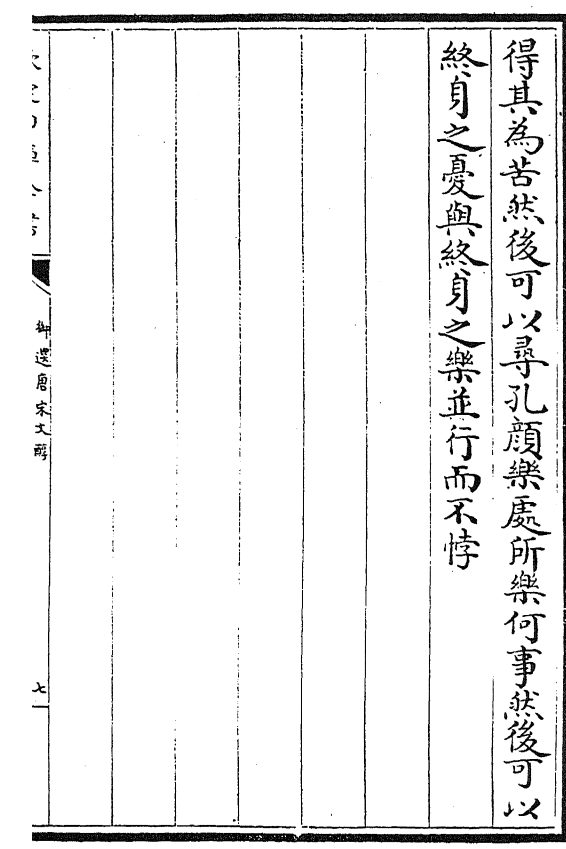
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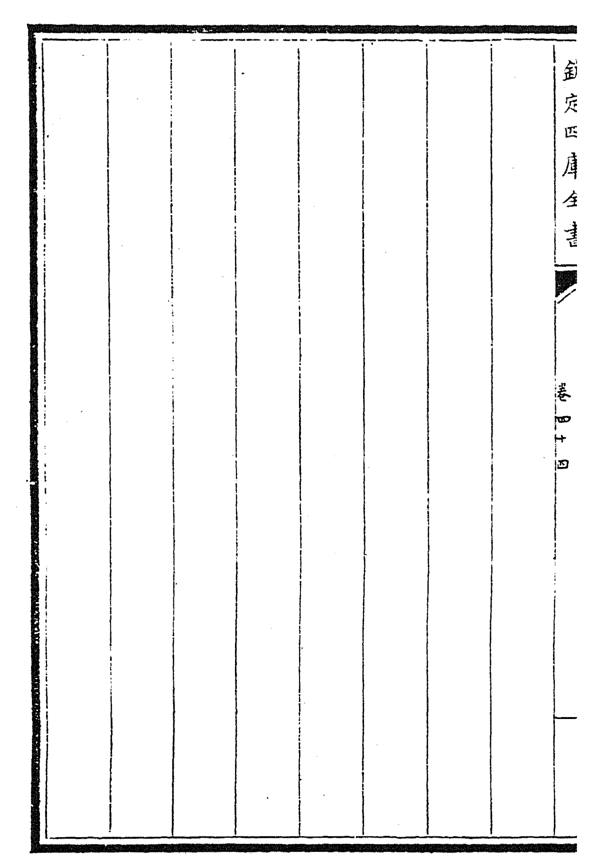
歐陽修好金石文字為集古錄朱子議之軾謂書畫當

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去而不復念乃能常為吾樂而不為吾病所見加於修一等矣然猶未足為言之至也唯曰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斯實千古至言焉先王之經曰惕若曰懼以終始曰畏天之威曰用顧畏于民嵒古之聖人未嘗頃刻忘其懼思者不懼以思則道心息而天命不流行於吾心矣而語則曰樂在其中矣又曰知者樂又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嘉與門弟子也又曰回也不改其樂夫能

樂與否何關學問而孔子顧乃反覆申重昭示後世寧不與經之言教人懼思者不相侔哉曰此固天人所由判恒性物欲所爭為低昂者也夫人自有生而後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曰其間固唯以得其所欲為樂耳欲之而不至斯不樂矣欲之有至有不至而至者不足樂不至者致足不樂矣欲之而即至欲之而皆至而至焉者必不能如其所欲者之大且多則亦終無有樂矣況乎樂從欲而至者其不樂之根即潛伏於可樂

之境而先後至焉如掌之反覆然則是以欲為樂者其人自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日其間究無一息之樂可斷也如春蠶作繭如秋蛾赴燈日求其樂日得其苦之死而卒不悟可不謂大哀乎自非廓然無欲舉世間之所假名為樂而日之乎苦之途者蕩滌淨盡消融無餘則孔子所云之至樂真樂安得一嚌其胾也軾言儆物皆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然則留意於物者獨有苦耳安得樂耶學者誠有悟於此之無往不


得其為苦然後可以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然後可以
終身之憂與終身之樂並行而不悖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葢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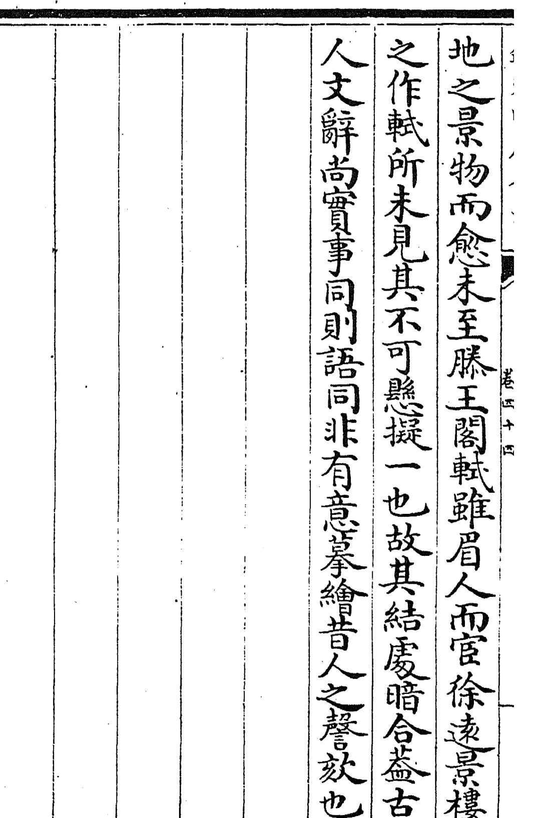
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歳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

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决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

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来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

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朱子謂韓愈作滕王閣記篇末云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蘇軾作遠景樓記結處大意畧同祖愈之意而為之也今按為記必叙其



地之景物而愈未至滕王閣軾雖眉人而宦徐遠景樓之作軾所未見其不可懸擬一也故其結處暗合葢古人文辭尚實事同則語同非有意摹繪昔人之謦欬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廻

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

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軾自跋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某日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吴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挟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

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四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嘗怪東坡脫屣生死無一物可以膠其中平生貴賤險夷履之一如遇可以為民請命者則一往無毫髮顧藉心誠為有見於道者而好道導引服氣似不能無惑於長生之說者良不可解及讀此記而乃釋然夫生死之等

於夢覺也審矣然死不得謂之覺而生亦未始非夢生死皆夢也唯原始要終而知死生之說者則為覺人若夫長生久視縱有其事要亦是夢而非覺夫夢之中或徹夜如一息或一息成經年長短皆非真實又豈得謂短者夢而長者非夢耶軾之為導引服氣蓋亦在夢言夢而已此於道士何德順之請記衆妙堂也特為夢語以荅之然其夢語固長生久視之真訣也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

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
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
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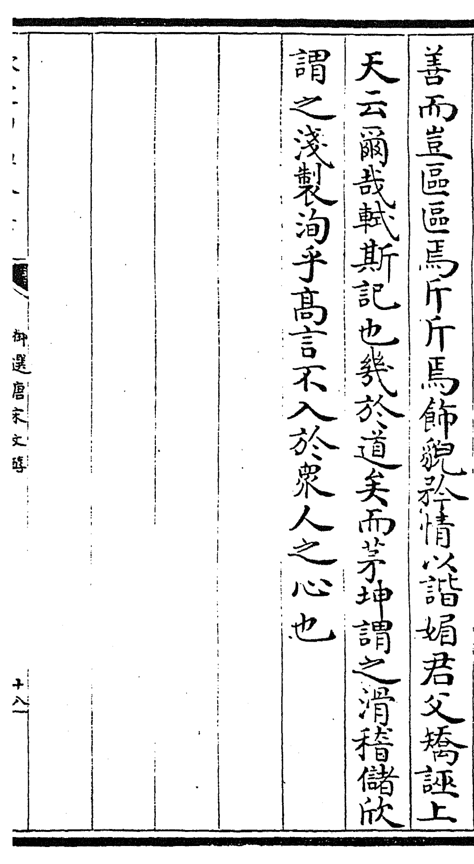
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此記篇末數語殆取義於此斯義也其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之基乎夫士庶人有善曰惟我父母師長之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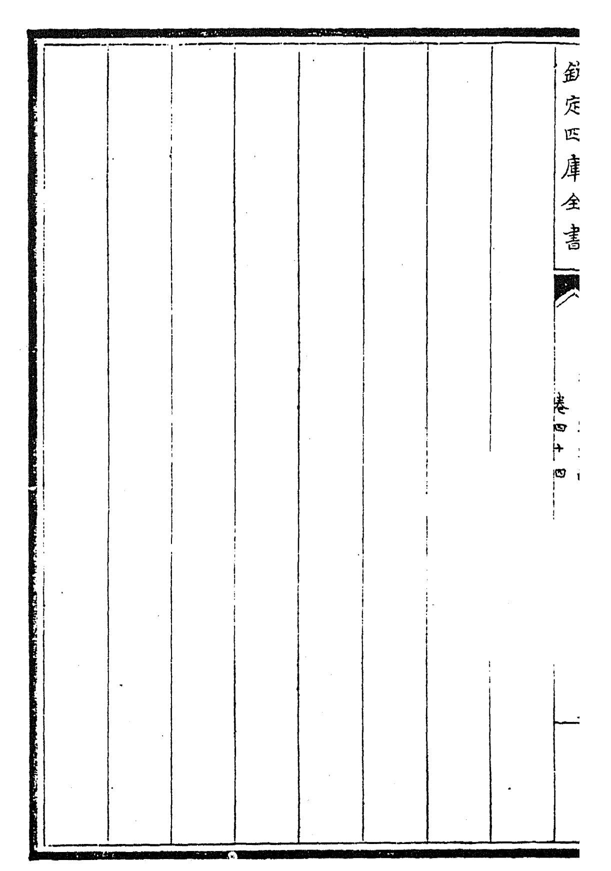
子弟之道當爾矣然為其父母師長者本所不有而受此空言無實之名亦胡為者況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之於卿大夫又非父母師長之比而欲其下之有美必歸於上抑已濫矣為君之道唯在知人善任百辟卿士乃一人之股肱耳目也耳目聰明股肱恭重便是天君之至正寧見股肱耳目日頌其天君曰吾所以能然者皆天君之教訓哉至於讓德於天益若潤遠天之為德其諄諄然命之乎乃曰斯義也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

之基何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若是乎聖人之曰以善望人也雖閭巷細民曰爾善則欣然喜曰爾不善則怫然怒若是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無不欲善之出於己也人人皆欲善之出於己而聖人又曰以善望人而善之名遂為人類所必爭雖君臣之嚴分父子之至親亦且心相競焉而不顧豈非斬善而大不善乎莊子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其仁義而竊之者也聖人立教盡絶其有我之私

而習之於忠孝之路士庶人有善則歸諸父母師長而已無與諸侯卿大夫有善則歸諸君上而已無與不使絲毫有所係累以啟其殉名喪實之漸而惟日孜孜惟善之從豈非下學而上達歟且為父母師長者固必又有父母師長也父母師長固皆不有也卿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之上有天子天子之上有天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不有夫人不有而天有乎天固妙萬物而不有者也軾故曰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也雖然妙萬物



而不有萬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於是大善而豈區區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諂媚君父矯誣上天云爾哉軾斯記也幾於道矣而茅坤謂之滑稽儲欣謂之淺製洵乎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也



中和勝相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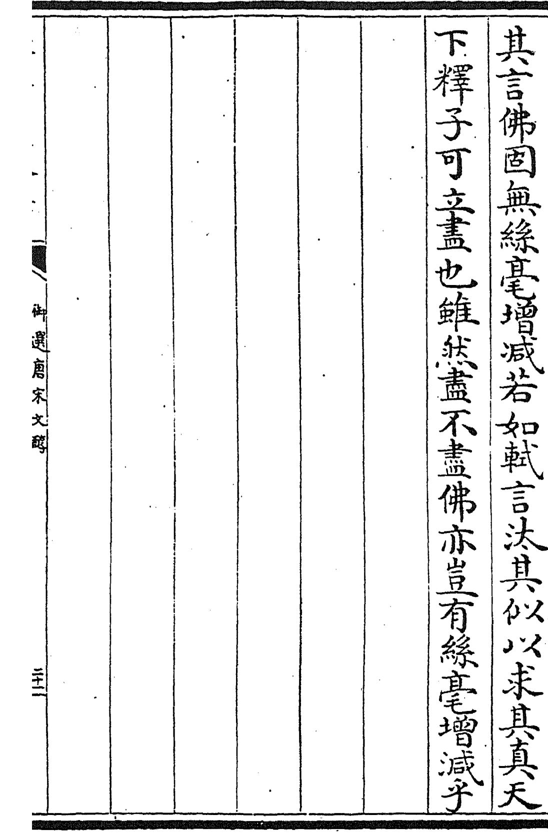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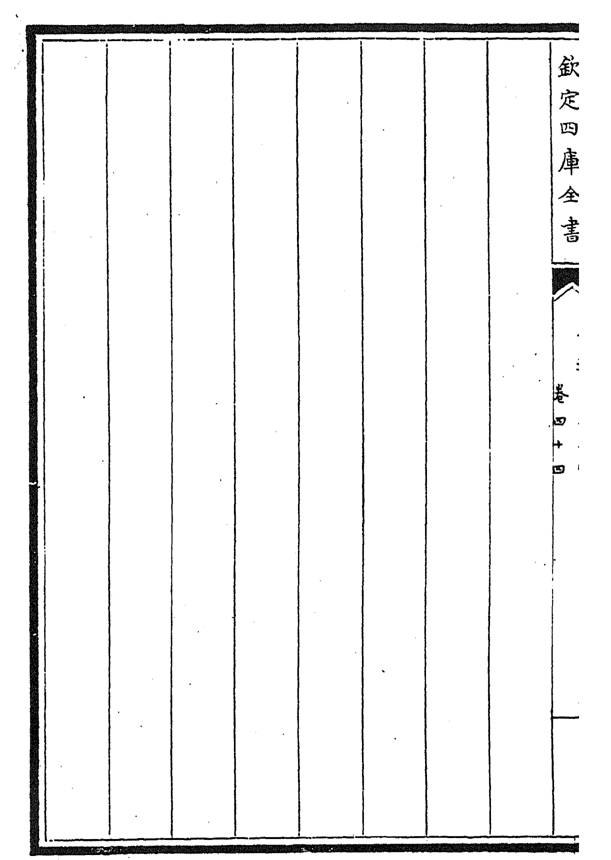
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惷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𠜇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甞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

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

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釋氏在唐宋之交最稱有人乃軾所述如是可知本分衲僧真同麟角也持此以概天下攝衣陞座者幾無不落其度內矣韓愈闢佛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果若


其言佛囿無緣毫增減若如軾言決其似以求其真天下釋子可立畫也雖然盡不盡佛亦豈有緣毫增減乎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

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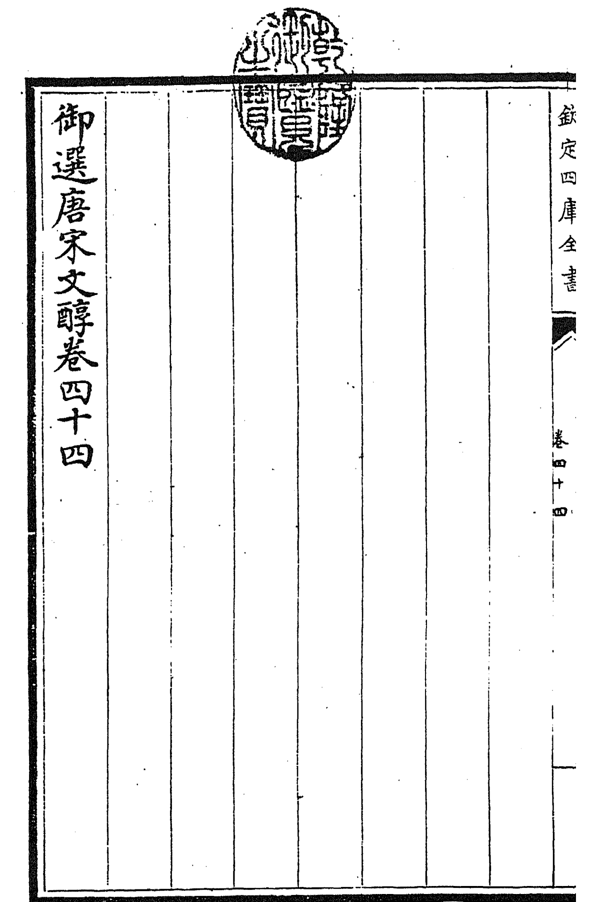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古之立言者將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故曰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孔門弟子子貢為多學而識而問一言可終身行於孔子若是乎古所為學不在多言唯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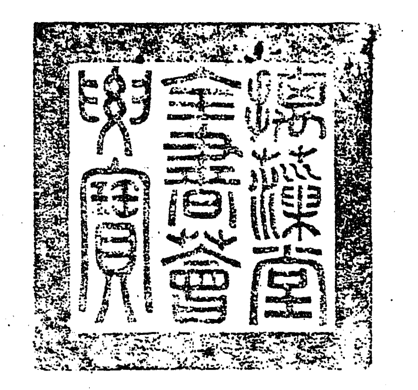
何如也當是時書蓋至少世衰道微家爲書而人爲說寖以多矣孟子息邪說放淫辭荀卿歷詆以爲非古也至於祖龍一炬玉石俱焚此文字之一變也漢世收亡拾燼至於東京士多以說經進故有經明取青紫如拾芥經不明不如歸耕之語是以先聖之法言爲富貴之捷徑也此文字之又一變也魏晉尚清談蔑經典迨及六朝雕琢曼辭六經掃地此文字之又一變也然而經生守殘把闕綿延不絶昌黎韓愈思振其衰文則近古

於遺經有志而未逮然學者知有古文矣此文字之又一變也宋承五代之凋敝穆脩歐陽修復振昌黎之業當是時書益汗牛充棟矣經學藝文雜糅並列蘇軾繼歐陽修之後其所見聞大畧相仿觀此記可以論其世也濂洛關閩諸子出始斥俗儒記誦詞章之學求先聖先師之意於遺經蘄物躬而淑世士風丕變然當其身為俗所排目之為偽學顛躓困窮不得施於天下及其歿也天下知宗尚矣而富貴捷徑即出於道學一途轉

可空談性命束書而不觀此文字之又一變也自明迄今人誦程朱家崇孔孟尊經之效越漢邁唐然而經不必窮行不必考更亦不必高談性命但能帖括即取富貴更無妨於束書而不觀此又文字之一變也嗚呼古之立言者所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行也者孔子謂之行已蓋已之事而無與乎人者也若是乎古之有書所以教人學聖賢今之有書所以教人取富貴取富貴又不必其實而徒貌其名書之設豈端使然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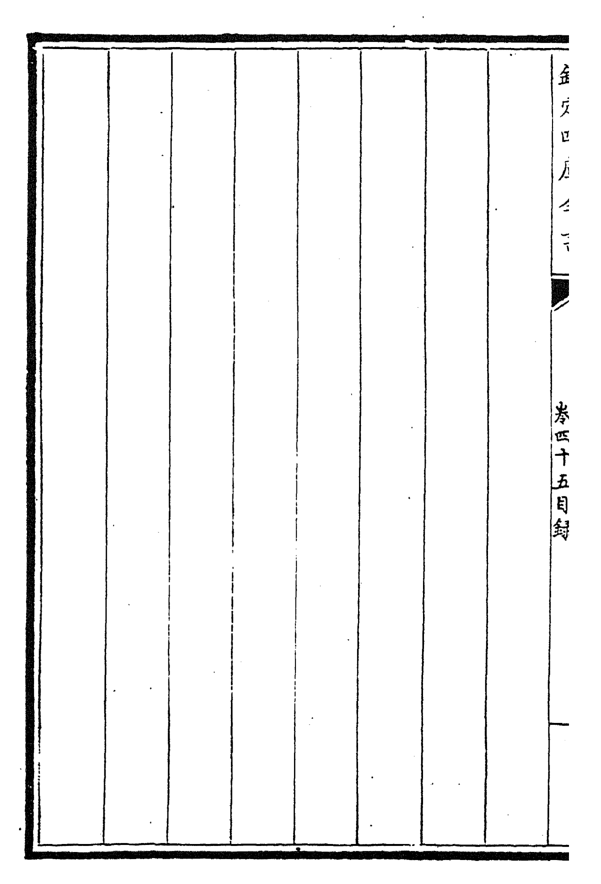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五目録

眉山蘇軾文八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五

眉山蘇軾文八

上皇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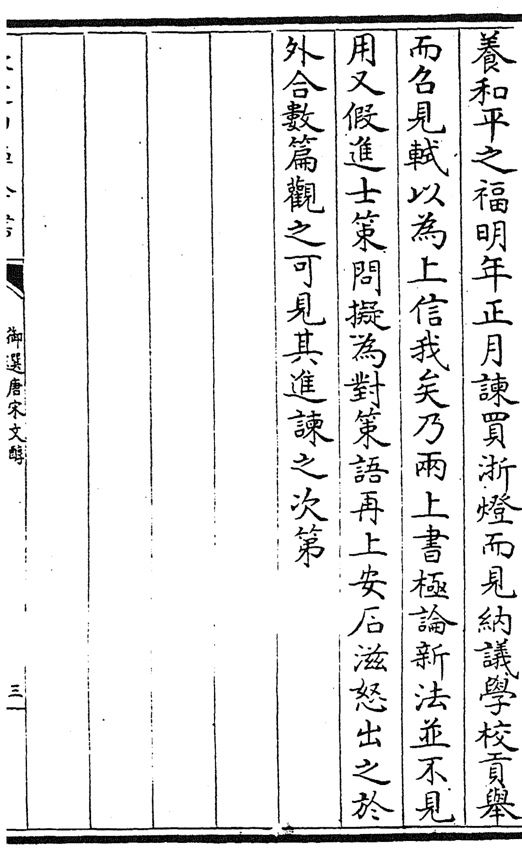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説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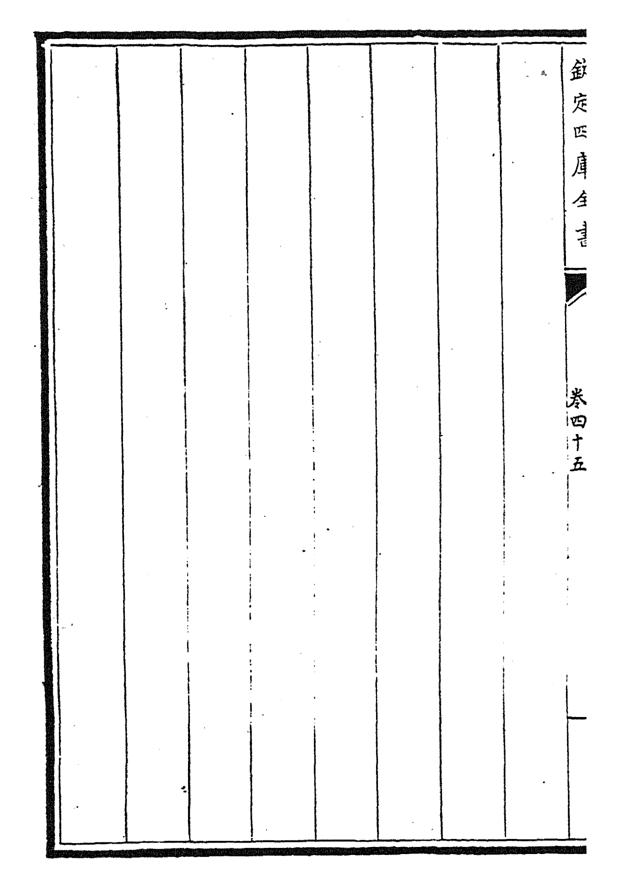
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

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書年月無可考以意逆之當是熙寧三年冬至軾時直史館判官告院新法初行牟利者並進軾因冬至奉賀而上書舉易義以諷諫言利心之不可動宜安靜以


養和平之福明年正月諫買浙燈而見納議學校貢舉而名見軾以為上信我矣乃兩上書極論新法並不見用又假進士策問擬為對策語再上安石滋怒出之於外合數篇觀之可見其進諫之次第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

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

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

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

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
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
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
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来
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
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
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
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

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

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顧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

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歴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

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

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按本傳熈寧四年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軾上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政事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顧鎮以安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其後安石卒更定其制迄今六百年無復以詩賦取士矣朱子云詩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盖學者説經志在獵取功名而非求通於謨訓以

漫讕不可方物之語而托之經義故曰侮聖人之言也宋時其弊已是如此夫欲山陬海澨皆知絃誦六經不以取士其道無由經義未始非善制然人之通經與否觀其詩賦豈不能知果是真金則盤盂釵釧何者非金奚必專求之礦沙礦沙亦有銅鐵不知者獲則取之矣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人之道全不在此耳古之取士自較後世精密然亦必廣收而器使以漸陶鑄而成其材若謂所

取萬不失一則雖堯舜之世亦未必能之敷奏明試撻記侯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兜之屬又何自来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已教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自必輩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為至允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名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

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

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

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説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廪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

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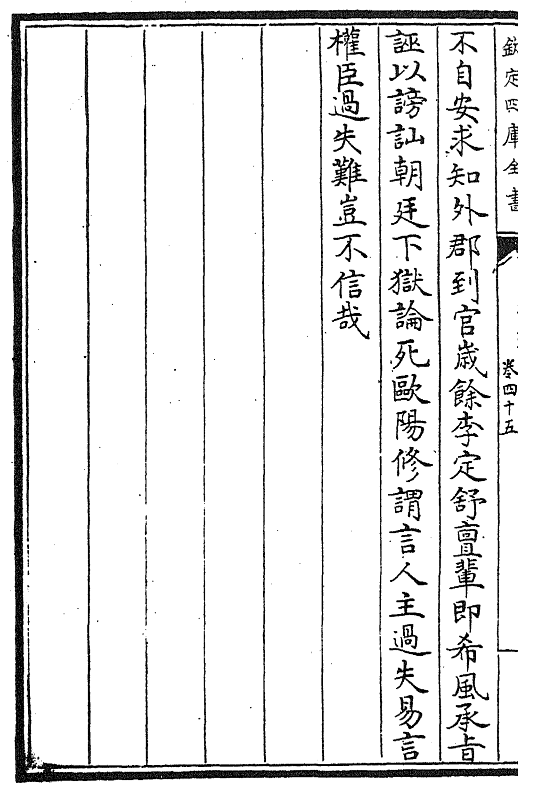
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

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勅下

軾既以議學校貢舉事稱旨遂諫買燈以當上意復見納乃言新法不便狀今考此篇可謂剴直無忌横批逆鱗矣而神宗聽之如轉圜及論新法不便指斥安石則御史即摭其推官職事按問既不得纖芥過則使之危

聖祖御評
一書并
貫串而
複詞其
不過於
經濟之
文章之



不自安求知外郡到官歲餘李定舒亶輩即希風承旨誣以謗訕朝廷下獄論死歐陽修謂言人主過失易言權臣過失難豈不信哉

言意甚
不失之
矯厲而
激不獨
裕抑亦
雄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来之所絶無而僅

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䨱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

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顧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

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産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名怨天下使其民知

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恱矣中外之人無

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令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禄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

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名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

勿罷罷之而天下恱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

若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

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

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

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

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

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

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

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

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

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括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

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

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

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安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

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壊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檝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

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肎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

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取大歷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税之外别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

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戸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説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

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葢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現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揺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

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

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
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
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
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
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
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

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以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

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
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
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簒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
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
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
憲武矣消兵而龎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

厚風俗不顧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

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僮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

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頼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

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

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斯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晩歳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

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
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
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
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
得者既不肻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
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
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險阻計析毫氂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

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

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
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
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
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
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
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
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

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計深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歴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

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

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茍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寳有言周公大聖召

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
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
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
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歴詆新政苟為異
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
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
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

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曽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

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
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
曲賜名對從容乆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
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
鋭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
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乆
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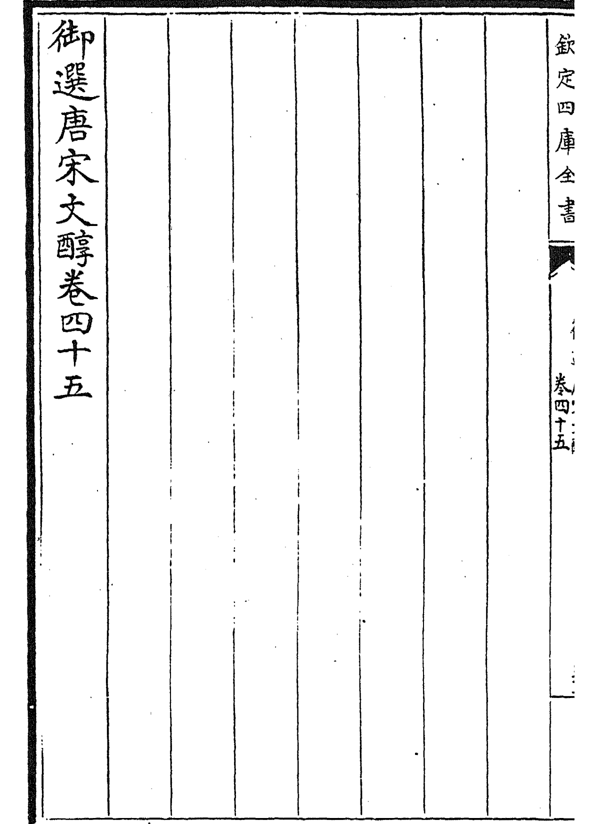
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毁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懐不能已卒進其説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黄震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葢能文之士

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鋭尚欲迅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太息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

茅坤曰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泉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静涵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

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急富彊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寛大然次公之言猶紆徐曲弱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如陸贄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他下手處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